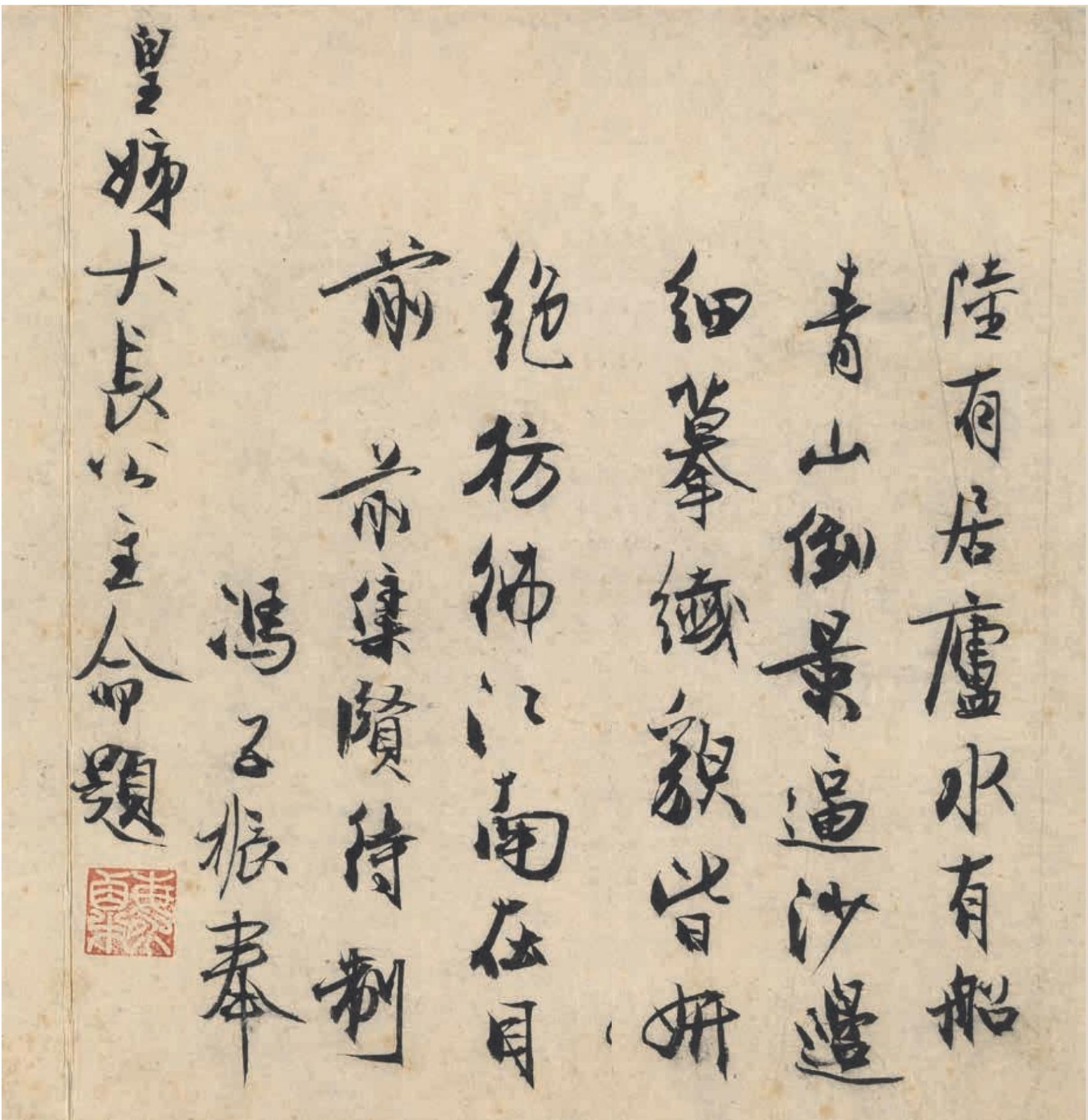


記明代初期朱檀墓中的文房用具

嵇若昕

將近半個世紀以前，明代初期最早薨逝的就藩親王——魯荒王朱檀的陵墓出土了十餘件文具，有明初製作者，更有宋、元兩代的古物，其質精美，其品不俗，充分顯示朱檀生前雅好文藝的個性，的確是一位甚具文化修養的親王。



將近半個世紀以前，明代初期最早薨逝的就藩親王——魯荒王朱檀的陵墓，在當時山東曲阜、鄒縣一帶熾盛的亂挖古墓的惡風襲擊下，遭到破壞。由於工事的需要，當地考古工作人員匆匆進行陵園與墓室的

清理工作，整理出千餘組件文物，其中南宋院畫〈秋葵蛺蝶圖卷〉和宋末元初大畫家錢選的〈白蓮圖卷〉，早已聞名遐邇。前者沒骨描金圖呈團扇面，對幀尚有南宋高宗的金字七言絕句詩文，以及元代祥哥

刺吉公主的「皇姊圖書」朱文鑑藏印；後者乃一幅罕見的錢選白描花卉畫。兩幅畫都在明初承繼自元代內廷，因此都有明初的「司印」半印。此外，兩畫也都有元代書家馮子振（一二五一—一三四八，元代



圖2 元 元人法書 冊 馮子振、趙巖題畫詩 故書25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明初 白玉管筆（附銀筆套）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通長20，筆管長15.3，徑1.28-1.4，筆毛殘長1.8，筆套長6，徑1.4公分

一、筆
朱檀墓中一共出土四隻毛筆，每隻毛筆的筆管與筆套皆成組，筆毛皆為兼毫，筆鋒較短。除了有常附竹筆套的光素竹管

之外，其墓中還殉埋了十六組件文房用具，顯示出南宋至明初兩百多年間上層文人舞文弄墨時所講究的文具。雖然如此，因朱檀墓的考古工作乃在四十多年前的社會大浩劫中進行，除了有考古簡報外，詳細的考古報告遲至三年前方撰寫完成後正式出版，相關文物也在山東博物館關專室精選展出。

雖然朱檀墓中出土文物不少為喪葬專備的喪器與明器儀仗，但仍有不少墓主人生前器用，伴隨著主人下葬，這十六組件文房用具即屬之。在這十六組件文房用具中，除了一組二十張面帶簾紋並未使用過的白棉紙（長六十公分、寬二十六公分，簾紋寬二·八一三公分）外，其餘十五件是：

筆外，尚有玉、象牙與雕漆管者。其中玉管毛筆的筆套為銀質，銀筆套和玉管皆光素無紋，白玉筆管仿竹製筆管，中心通穿，玉管的尾端套入一頂刻五瓣梅花紋飾的短銀質筆帽，花瓣上鑲五個小孔；另一端為筆頭，筆毛先插入竹管，再將竹管插入玉管內。（圖三）

散曲名家）和趙巖（宋代丞相趙葵後人，生卒不詳）的題跋，在在顯示當年祥哥剌吉大長公主的收藏品味。（圖一）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所藏〈元

人法書冊〉第四開即馮子振與趙巖合書的題畫詩，馮子振的題畫詩甚至註明是奉皇姊大長公主之命而題寫的。由朱檀墓中出土的這兩幅宋元書畫，進一步可顯示臺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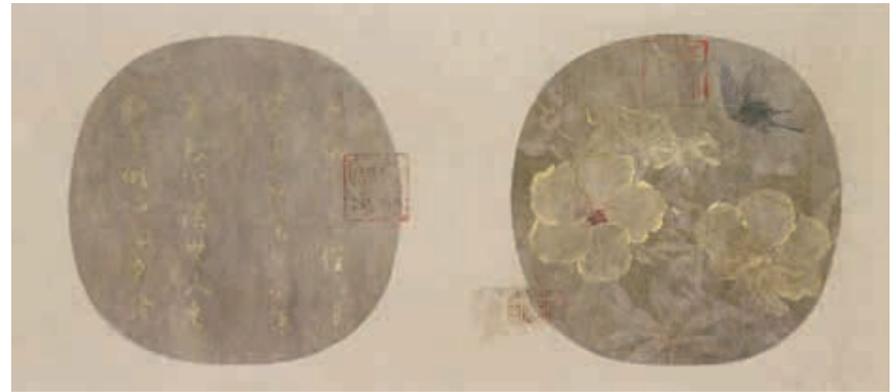


圖1 南宋 秋葵蝶蝶圖卷 局部 山東博物館藏 引自《魯荒王墓（下）》，圖版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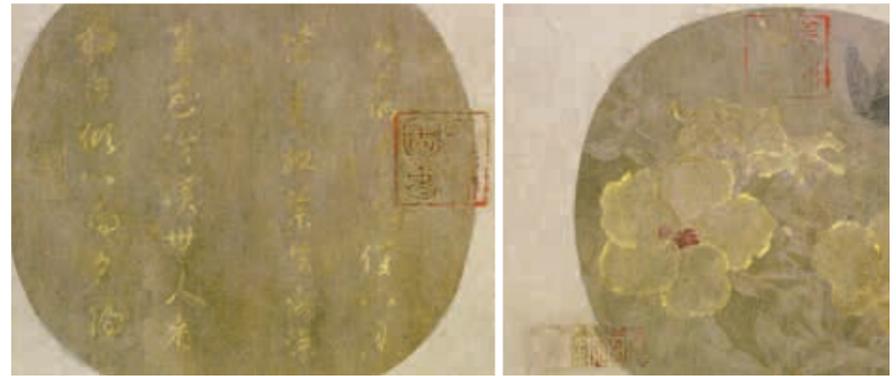


圖1-2 宋高宗金字七言書識文：「白露才過催八月，紫房紅葉共淒涼；黃花冷淡無人看，獨自傾心向夕陽。」右方有「皇姊圖書」印文，左方印文漫漶。

圖1-1 〈秋葵蝶蝶圖卷〉畫面上方有「皇姊圖書」印文，左下方有「司印」半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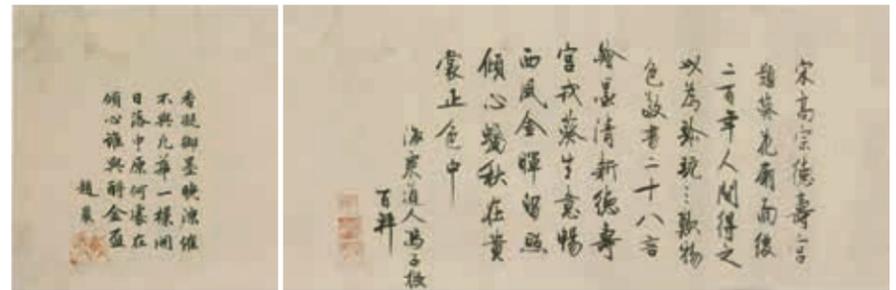


圖1-4 元 趙巖跋鈐印：「秋巖」 山東博物館藏 引自《魯荒王墓（下）》，圖版133。

圖1-3 元 馮子振跋鈐印：「子振」、「海粟」、「怪怪道人」 山東博物館藏 引自《魯荒王墓（下）》，圖版133。

故宮所藏的這開冊頁的歷史意義。（圖二）
依據史書和朱檀薨逝後朝廷所封戈妃（朱檀生前為其侍妾）的墓誌載，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洪武三年二月丁丑（一三七〇年三月十五日）生，出生兩個月就受封為魯王，十五歲（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時就藩，四年後（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便薨逝了。雖然僅是庶出的皇子，但是朱檀生母郭寧妃嫁與朱元璋為妾後一直隨侍於左右，高皇后逝世後還由她掌管六宮，可見深受明太祖寵信。洪武三年太祖分封諸皇子為親王時，出生僅兩個月的朱檀也得封為親王，他「幼聰慧，好文學，善歌詩」。雖然如此，朱檀就藩之國後「昵比匪人，……屢嘗屈法。」而且喜「服金石藥，致毒傷目」，更因而傷身離世，皇父甚是惱怒，「特諡」為「荒王」。

朱檀墓中並未發現墓誌，學界經各種證據推訂為魯荒王朱檀的陵墓。由於朱檀是明代第一位薨逝的就藩親王，他的葬禮規制遂成為明代親王葬制的基礎。

朱檀生前雅好文學，善撰詩詞，去世後將皇父賞賜的宋元兩代字畫殉埋。除此



圖6 明初 蓬萊進餘墨 a.俯視 b.側視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長19.6，寬3.4，厚1，邊寬0.3公分

通身髹塗黃漆，滿剔卷雲紋，漆層厚約一公釐，筆管兩端飾回紋，筆頭除飾回紋外，尚剔刻纏枝花卉紋（圖五—一），筆套頂端剔飾六瓣花卉紋，器身一端亦剔飾纏枝花卉紋，另一端剔飾兩道弦紋（圖五—二），前述紋飾部位在黃漆上另髹飾金箔，但多已脫落。這件剔黃筆管與筆套，是一件難得的明初內廷漆工作品實例。（註一）

二、蓬萊進餘墨

朱檀墓中出土了一錠墨，雖然已殘斷不全，但基本上仍算完整。全器呈長條形，兩端圓弧，周邊起稜；一面飾篆體陽文：「蓬萊進餘」四字，其上方印一圓，圓內隱約可見盤龍紋；另一面上方豎印楷書「吉甫家子昌法」六字，其下兩行陽文楷書七絕，隱約可識讀出：「墨法家傳歲月口，

高山流水有知音；蓬萊宮裏曾經進，一寸真如一寸金。」（圖六）

目前傳世明墨尚未見能如此早者，此墨可作為元末明初文人墨的實例，實屬難得。

三、青玉回紋筆格

唐宋時期文具中的筆格與筆架都常作山峰形狀，但是筆格也可作如蛟螭、二童交臂等充滿造型設計的形制；筆架則僅指稱山峰形狀的格筆文具。或許因為當時筆格、筆架常作山形，詩文中遂簡稱筆山，考古出土的宋代筆格，除了山峰形狀者外，也有正面呈橫長梯形而側剖面呈細長梯形者。綜合文獻與出土資料可知，宋代筆格有橫長梯形，上端有圓弧形凹孔供筆斜置；或作山峰形，三峰、五峰，或數十峰，以三峰最常見，筆管近毫部位亦斜置於兩峰間凹下的山谷；也有略作倒梯形，以木條相連接，兩側木條呈外撇弧形，筆毫向上豎插入筆格，此類筆格是宋代常見卻不易保存的形制。（註二）

明初朱檀墓中也曾出土一件青玉筆格，



圖5 明初 剔黃卷雲紋管筆（附剔黃卷雲紋筆套）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通長32.7，筆管長23.6，徑1.3，筆套長9.4，徑1.55公分



圖4 明初 雕象牙雲龍紋筆管（附雕象牙雲龍紋筆套）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通長26.4，筆管長18.7，徑1.35，筆套長8，徑1.6-1.75公分



圖5-2 筆套



圖5-1 筆管下段



圖4-3 附筆套



圖4-2 筆管下半段



圖4-1 筆管上半段



圖9 元末明初 青玉硯（帶木座） a.俯視 b.側視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通高4.2，硯長14，寬7.8，厚0.8，木座長16.3，寬9.9，高3.6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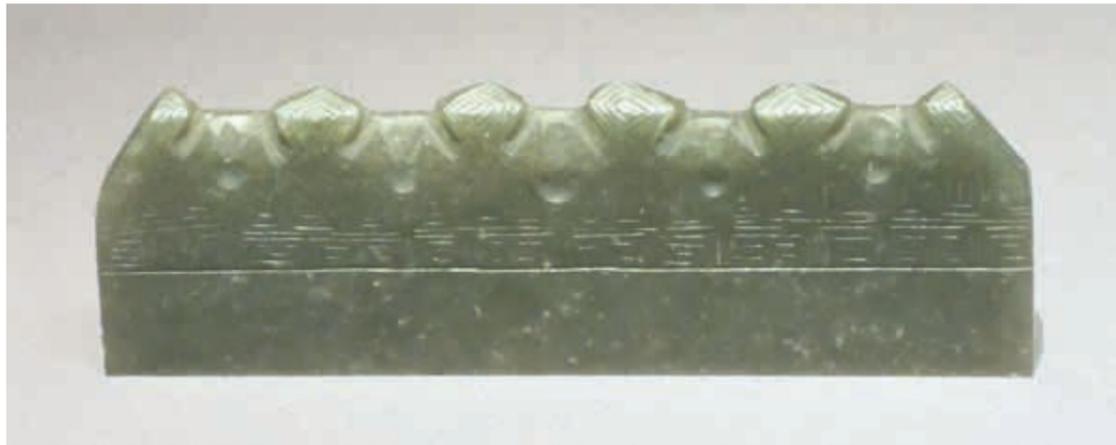


圖7 元~明初 青玉回紋筆格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長13.4，高4.3，最厚1.8公分



圖8 南宋 青玉筆格 1974年浙江衢州市史繩祖墓出土 引自《文藝復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222，圖III-90。
高2.3，長10.5，寬1.1公分

髮飾金箔，多已脫落。（圖九）
關於磨墨用的硯台，自古以來多重視石硯，所謂「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釋名·釋書契》），硯「石滑也。」（《說文解字·石部》）魏晉南北朝多見帶足陶瓷硯，

唐宋時期多用澄泥硯，宋代文士則澄泥硯與石質硯並重；相形之下，玉硯較少見，除了玉質價昂外，其質地也太過緻密光滑，不利發墨。因為價昂，富貴人家仍見取玉材製硯者，科學考古出土的遼代陳國公主

器呈橫長條形，上部突起六尖峰，並略向後傾斜；正面陰刻六組回紋，刻工略粗率；器背琢磨呈兩級台階狀。（圖七）朱檀墓出土的這件筆格雖非呈現完全的橫長梯形，但也略具其形，不禁令人想到一九七四年出土於浙江衢州市南宋史繩祖（一一九一—一二七四）墓的兩件筆格之一：青玉筆格。後者這件青玉筆格高二·三分、長一〇·五公分、寬一·一公分，器身側面陰刻波濤紋為飾，上端琢出三個直徑一·八公分的半圓凹孔。（圖八）朱檀墓中出土的這件青玉筆格雖然不是呈現橫長梯形，側剖面也未曾呈現細長梯形，但仍略具宋代橫長梯形筆格之形制，其製作時間或可早至宋末元初。

四、青玉硯

朱檀墓中出土的這件青玉硯首端圓弧，周邊起稜，硯面平滑，並琢一橢圓形硯池；硯背近兩長邊琢六個象鼻穿。玉硯附須彌式木座，座面近四隅處鏤刻四對小孔，皆與硯背兩端象鼻穿對應，原用鐵絲固定兩者。須彌座四面呈雲紋形壺門，座邊刻飾連珠紋，束腰上下浮雕仰覆蓮紋，木座原

夫婦墓中即曾出土兩件帶雙足的箕形玉硯，兩件大小尺寸不同，皆光素無紋。其實，「漢制……以玉為硯，亦取其不冰。」（《西京雜記·第一》）此時的玉硯應該為冬日貯存墨汁而已。

因此，朱檀生前平日常用的石硯或澄泥硯並未下葬，而是將珍貴的玉質硯殉埋。這方玉硯雖然不應是他平日磨墨所用的文具，但應也是他磨完墨收貯墨汁並作筆硯的文房用具，尤其可在冬日使用。

五、水晶犀牛角望月硯滴

宋代書案上常用的文具中，總伴硯旁的文具為硯滴，當時也稱做研滴或水滴，宋代文士的確喜愛漢代或六朝初期的玄武或異獸銅燈改製成硯滴者，當時在好古與尊古的風潮下，也有仿古之作。除此之外，宋瓷中更不乏這類仿古形制的硯滴。《西京雜記·第六》中記載：晉靈公墓中被發掘出「玉蟾蜍一枚，大如拳，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為書滴。」這書滴應是宋人所謂的硯滴，宋代文獻記載與考古出土實例所見製作硯滴的質材常見銅（含鑲金銅）、瓷，也有以玉琢製而成者，文獻還記載有琉璃硯滴。



圖13 明 朱檀墓出土玉石印印文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圖14 明初 黑石魯府圖書印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通高4.75，座高2，印面5.85x5.6公分



圖15 明初 青玉花押印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印面邊長4.2，高3.1公分

繩祖墓出土者、諸暨陶朱山桃花嶺南宋墓出土者、龍游寺底袁村南宋墓出土者、海寧智標塔元代地宮出土者等數例。

另外，在宋代動物形文具的形制上，有一種「一角獸」形者，當時以為是犀牛。宋人器用中常喜呈現「犀牛望月」典，此時獨角獸首輒作回首仰望貌。宋代人們已不熟悉犀牛真形，往往望文生義地做一牛，牛首額端生長一角。朱檀墓中出土的這件水晶獨角獸硯滴之獸形應是宋代以來流行的「犀牛」形貌之一，也是採用「犀牛望月」典故。出土報告書定名為「水晶獨角獸硯滴」（註三），筆者於今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前往山東博物館考察時，發現品名片訂名為「水晶獨角獸硯壺」，個人

以為應訂名為「水晶犀牛望月硯滴」，其時代或可早至南宋。（圖十）

六、水晶鹿形鎮紙

除了水晶犀牛望月硯滴，朱檀墓中還出土了一件水晶鹿形鎮紙，也是通體透明，四腿彎曲伏臥，但是鹿頭昂首向前，意態閒適而傲然。（圖十一）

從文獻或出土實例可知，宋代製作鎮紙的質材有金屬（如金、銅、銅鑲金等）或玉石，前述這些質材也可製成壓尺，此外尚有象牙或木質者（如檀香木），總之不論壓尺與鎮紙，皆需有一定的重量方可供鎮壓紙絹，避免其翻翹。當時講究的鎮

紙常作動物（如老虎、獅子、犀牛、兔子等）或人物造型。此外南宋墓葬中還曾出土扁平橢圓形狀的水晶環，或無色，或呈茶色，中孔多呈海棠花形，全器呈劍環式，其中浙江武進村前蔣塘一號宋墓出土了大小各一件，與毛筆、蛇形墨和端硯伴同出土，故這兩件水晶環或為鎮紙。

以水晶琢製成文具的現象，似乎盛行於南宋江南一帶，浙江省龍游寺底袁村南宋墓就曾出土一件水晶避邪鎮紙；朱檀墓中出土的這件水晶鹿形鎮紙或可溯源自此時。

七、印章與大理石「圖書室」印章盒

朱檀墓中出土的印章與印章盒共六件，五件印章中玉印一件，石印三件，還有一件未刻石印。（圖十二）玉印為花押印，石印印文有「魯府圖書」、「奎壁之府」、「天門一覽」。（圖十三）天門一覽印與未刻印皆作長柱形，奎壁之府印為方形印，魯府圖書印上帶龜鈕（圖十四），花押玉印之印鈕為長方雙鼻鈕。（圖十五）

出土時除了未刻石印，其餘四印全收貯在一件灰黑色大理石盒中，盒體分上下



圖10 南宋~元 水晶犀牛望月硯滴 a.俯視 b.側視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通長10，通高5.2，寬5.9，器背凹槽徑2.1，深2.2公分



圖11 南宋~元 水晶鹿形鎮紙 a.俯視 b.側視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通長10，通高6.2，寬4.7公分

目前雖然未能得見宋代的琉璃硯滴，但是朱檀墓中出土的一件水晶獸形硯滴，卻足可觀。這件硯滴通體透明，作四腿彎曲伏臥的獨角獸形，獸首回頭仰望，背部琢出一圓形、環底凹槽。凹槽內原或附柱，以供依虹吸原理汲水滴於硯面，今已逸失。

目前考古出土的南宋與元代書案上常見的文具實例中，不乏以水晶製成者，僅水晶山峰形筆格即不只一例，浙江一省至少就有衢州南宋咸淳十年（一二七四）史



圖12 明 朱檀墓出土玉石印與印章盒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圖18 宋~元 白玉花式杯 a.俯視 b.側視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通長10.2，口徑7.35，高3.5公分

載：「有宋剔、新剔者，有填漆者，有紫檀鑲嵌玉石者，有豆瓣楠者，近有退光素漆者，何文如之，亦堪日用。」相較於高濂的《遵生八牋》所敘，文字明顯較少，顯示不出圖書匣為收貯印章的文房器具。無論如何，晚明文士間的確尚有人知道宋代有收貯印章的盒匣，但物名並未能指出其功能：貯存印章，反而冠以「圖書」

餘論

在《魯荒王墓（上）》考古報告書第四章記錄〈魯荒王墓出土器物〉時，第五

二字。如今從傳世品與朱檀墓的出土物可知，宋代以來貯存印章的器用每每以「圖書X（如：盒、室、匣等）」稱之。

- 註釋
1. 個人近期將另撰文論述。
 2. 詳見拙文，〈宋代書案上的文房用具〉，《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九卷第一期，頁四九—七〇。
 3.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十一月，頁一一。
 4. 揚之水，〈宋墓出土文房器用與兩宋士風〉，《考古與文物》，二〇一五年第一期，頁六一—七〇。
 5.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上）》，頁一一—二四。

作者為登錄保存處退休研究員

節所臚列的〈文房用具〉共有十七組件（註五），除了前述十六組件（含二十張白棉紙）外，還有一件白玉花瓶，玉質潔白細潤，雕琢精細雅致，報告書撰寫人認為「應為玉洗」，故列入〈文房用品〉小節中介紹。（圖十八）個人以為其器精美，或為宋代遺物，對朱檀而言，就好像他所擁有的南宋院畫〈秋葵蛺蝶圖卷〉和宋末元初大畫家錢選的〈白蓮圖卷〉，都是他珍愛的收藏，不見得似前述的十五件文物般是他生前喜愛、書案上常置的文房用具。這十五件文具具有明初製作者，更有宋、元兩代的古物，其質精美，其品不俗，充分顯示朱檀生前雅好文藝的個性，的確是一位甚具文化修養的親王。

宋代文獻中提到文房用具時較少記載收貯印章的用具，但是出土與傳世實例中倒不乏這類印章盒，且多見石製者；例如江蘇常州博物館工作人員於一九七六年曾在西林公社許家村徵集了一件石盒，通身浮雕紋飾，帶蓋頂蓋，二〇一五年八月拜訪該館時，館內友人告知：當時盒內收貯了一方印。同年江蘇蘇州虎丘窯廠北宋胡獻卿夫婦墓中也曾出土一件光素的蓋頂蓋石盒，盒內貯存著一方銅印，印文曰：「獻卿」，所以是一件北宋石印盒。（註四）除

此之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則珍藏了一件帶同色高石座的石盒，蓋頂式蓋，器身內呈複層，上層鑿出一長方形孔，以供貯印。器蓋、器身與器座的一外壁各分別陰刻楷書「上」、「中」、「下」字；器座底部四邊兩兩相對地簡率陰刻盒銘，分別



圖16 明初 大理石「圖書室」印章盒 山東博物館藏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高10.4，邊長12.7公分

兩層，各以子母口相接。平頂蓋面陰刻豎行篆體「圖書室」三字。（圖十六）出土時魯府圖書印與奎璧之府印放置在上層，天門一覽印與花押印則貯存於下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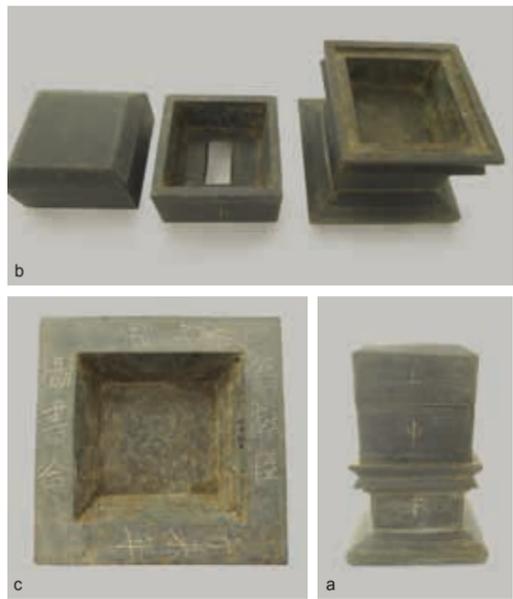


圖17 宋 黑石「圖書合」印章盒 a.全器 b.分開情形 c.器座底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2005.0040）作者攝於2015年春

識曰：「丁未年」、「九月記」、「翁獻臣」、「圖書合」，合與盒同音通假。（圖十七）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珍藏的印章盒自銘：「圖書合（盒）」，朱檀墓中出土的印章盒同時貯存四件玉石印章，故尺寸上大多了，但是仍以「圖書」為名，曰：「圖書室」。將印章盒以「圖書」稱之，在晚明筆記中倒曾留下吉光片羽，例如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刊行的《遵生八牋·燕閒清賞牋·論文房器具》中論述的一、二十類文具中就有「圖書匣」，高濂（一五七三—一六二〇）首敘「有宋剔紅……，方匣居多；有填漆者，有紫檀雕鏤鑲嵌玉石者，有古人玉帶板、燈板銀匣面者，有倭匣……」，高濂所描繪的「圖書匣」中收貯了印章以及「寶石、琥珀、官窯、青東磁」，並說：「舊人圖書為傳玩佳品，若常用，以豆瓣楠為佳；新安製……精者可愛；近日市者惡甚。又如黑漆插花方匣，何文如之，亦堪日用。」稍早的屠隆（一五四三—一六〇五）在《考槃餘事》卷三（或《文具雅編》）中所列舉的文房器具超過四十種，也包括「圖書匣」一項，其文字雖然緊接續在「印章」類之後，但分辨不出兩者關連，又僅在「圖書匣」項